

赵霞《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

# 在对话与交流中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坐标

□李燕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译介关系密切，我们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日渐呈现出“走出去”的态势，开始向世界讲述“中国童年”的故事。而学术对谈集《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剑桥儿童文学对话》传递出另一颇有意味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在理论批评领域也正在与世界进行着双向交流与平等对话。

《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一书汇集了学者赵霞在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学期间，与英美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央视编导等所作的七次学术对谈，并收录了她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利兹大学的三次学术演讲稿。总体看来，书中的对谈和演讲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当下值得关注的儿童文化与文学的焦点问题，涉及中外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创作、翻译、国际交流、教育教学等多个层面的话题，展现出作者扎实的学养、广博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辨精神，以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宏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和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意识。

## 如何建构中国的儿童文化研究

赵霞是带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一课题赴英访学的，她与剑桥大学儿童文学中心主任凯伦·科茨的对谈最为切近此课题的核心。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儿童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范式转换”，研究者大量借用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方法，积极推动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也由此改变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方向和方法。经过文化研究的“洗礼”，儿童文学批评中对主题、人物、审美意蕴和艺术技巧的审美分析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了审美之外的符号阐释、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生产传播以及权力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如何评判这一批评转向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

赵霞认真梳理了文化研究的英国传统、美国来路与中国实践，认为文化研究为儿童文学开辟了新的路径，尤其是为传统经典文本的重新解码和现代阐释提供了有效方法。同时，她也指出当下西方的文化批评常常摒弃读者“自我带入”、忽略作家个性，暴露出分析类型化和标准化的阐释危机。在对谈中，赵霞以“他者”的目光清醒地审视文化批评带来的诸多问题，坦率地对欧美儿童文学主流学界的“文化研究”提出了质疑。她的这些观点得到了科茨的呼应和认同，科茨表示：“儿童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模式也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总是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断言某个种族或身份就意味着某种表现。”

那么，如何构建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化研究？对此赵霞提出，应当重视文化批评对于儿童文学文本的契合度，将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密切联系；应该在西方主流的文化研究与国内主流的审美批评这两个系统的彼此借鉴中，找到儿童文学批评的最佳生长点。由此，赵霞既为国外同行全面展现了文化批评介入中国童年的批评实践和经验，也提醒国内学者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去衡量一些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以作出更为成熟和公允的审美价值评判。

## 在世界童书中彰显“东方美学风格”

“非虚构儿童文学”是近年来在中西儿童文学界逐渐升温的一个学术热点，就此话题，赵霞与剑桥大学学者乔·萨特里夫·桑德斯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对谈集中展现了西方研究者着力建构的非虚构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他们高度关注儿童非虚构的“真实性”，但又认为“非虚构儿童文学不是事实文学”；他们既主张“非虚构儿童文学与教科书的区别在于如何与感兴趣的读者共享知识”，又重视非虚构儿童文学中的内涵、情感以及在优美表达和结构等形式方面的努



《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剑桥儿童文学对话》，赵霞等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4月

力。这些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深刻启发了国内学界对非虚构儿童文学的概念、特征及其美学价值等作出进一步探讨，也为我国当下的童年文化建构提供了另一重要维度。

面对“非虚构”这一开放的理论话语场域，赵霞从“观念”和“方法”两条路径切入，既学习接受新鲜的理论，又补充了中国非虚构童年书写的独特经验，彰显出她对儿童主体和童年命运的深刻关怀与批评立场。书中另一场与桑德斯的对话由中国原创图画书《团圆》引发，对谈者从儿童视角、父亲形象、春节民俗等角度对该绘本进行了准确而贴切的剖析，深刻揭示了儿童文学中性别角色和权力差异的意义。

赵霞与英籍华裔插画家郁蓉女士的对谈，从画家的儿童视角与个人风格的探索起步，逐步拓展到图画书发展的“中国速度”，继而深入探究“民族性、世界性与儿童性”的交集与共生。面对世界童书界对图画书“东方美学风格”的认可和期待，两位对谈者都提出，应该更好地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原创图画书相融合，这种融合将逐渐从外在的艺术形式走向内在的精神深层。这一判断不仅为中国原创图画书勾画出传统和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美学坐标，也大胆预测了中国图画书给世界童书界带去的“时尚潮流”与独特气质。近年来，赵霞一直关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并为此默默努力，自担任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的“白鸟鸦世界童书选目”中国书目部分的遴选工作后，她始终以学者的目光发掘和举荐国内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基于这些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才能在她在与英国翻译家汪海岚女士的对谈中听到关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真知灼见。两位对谈者紧紧围绕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与西方接受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这一现实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思考，而她们在提及被译介的国内几部作品时又隐约透露出中外评价视角的些许差异。在我看来，这些话题都可视为文化批评中儿童文学的主体与身份、本土与全球等根本性问题的审美变奏与现实反映。

在多种形式的理论成果中，学术对话的价值和魅力不在于庞大的架构和严谨的体系，而在于它充满理趣的思想碰撞和活泼灵动的现场感，看似海阔天空的即兴畅谈，能激起电光石火般的深度思考。面对每一次对谈和演讲，赵霞总是表露出求知欲的欢欣和缜密的思索，作为对话的发起者，她

也总能精准地找到“入口”。比如，她捕捉到桑德斯对“非虚构”的独特理解，敏感地注意到凯伦·科茨在其专著《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中的特别叙述人称，还发现了科茨对经典童谣《一闪一闪小星星》的音调、节奏等“混合隐喻”对儿童“身体”的触发，与学者刘绪源关于儿歌审美内化二者之间形成了学术呼应。从不难看出，她长期密切关注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并始终保持对儿童文学理论前沿成果的习惯性阅读，这无疑为对谈双方架起了无障碍交流的“桥”。即使有些对谈仅开始于一个大概的主题或方向，赵霞依然能在恰到好处地地方抛出新的问题，促成对话的拓展和转折。赵霞对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熟稔于胸，她在谈话中提及和引用了很多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如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杰奎琳·罗丝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哈维达顿的《英格兰童书五个世纪的有社会生活》以及解读尼尔·盖曼《坟场之书》的论文等，或有力地佐证了自我的思考，或有效地拓展了对话的深度，也为国内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参照视角。

## 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副文本”

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进程，以实现与其平等对话和同步发展，需要流利的英文、丰富的阅读和敏锐的思维，因此一直被视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深水区”。十多年来，赵霞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既得益于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沉潜的治学态度，更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学术热忱和紧迫的自我追寻。青年时代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原著的攻读，为她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独立翻译当代童话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证实了她卓越的学术能力。在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访学时，赵霞曾逐年翻阅《儿童文学季刊》《讯号》《狮子与独角兽》等经典儿童文学学期刊，用大量的一手资料深度考察了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理论历史。赵霞也可约略了解到作者访学生活的若干细节，除了沉甸甸的学术研究，她善感的心灵如同感光的胶片，记下了与桑德斯一家康桥泛舟的轻盈，记下了凯伦·科茨为一棵树发出“生而为美”的感慨，以及与公关司机、图书管理员等人的交往点滴。这些零星的“非虚构”书写，是学者在其文学批评活动中的“自我显现”，从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学者以实力与礼貌为国外同行所接纳，也给古老的剑桥校园留下了一份美好的中国记忆。

从一本书的阅读构成来说，前言、跋和插图、照片等元素都可视为全书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的加入可以为读者深度阅读提供更多途径。《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中的书影既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和消化那些严肃的理论对话，也为读者建立了一份“按图索骥”的阅读资源。这份鲜活立体的“书单”中既有权威的学术著作，也有中外经典与最新的儿童文学作品，仅是她在与桑德斯对谈后分享的“十种当代英语非虚构儿童文学作品”就让我受益匪浅。透过书中一些“副文本”我们也可约略了解到作者访学生活的若干细节，除了沉甸甸的学术研究，她善感的心灵如同感光的胶片，记下了与桑德斯一家康桥泛舟的轻盈，记下了凯伦·科茨为一棵树发出“生而为美”的感慨，以及与公关司机、图书管理员等人的交往点滴。这些零星的“非虚构”书写，是学者在其文学批评活动中的“自我显现”，从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学者以实力与礼貌为国外同行所接纳，也给古老的剑桥校园留下了一份美好的中国记忆。

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体生命成长来看，儿童文学和童年文化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审美力量和人文洞察，因此，“一切无不与童年有关”。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中，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和学科背景的人士都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报以真诚的关切与思考。以赵霞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学者正在跨越语言、观念等障碍，积极寻求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平等对话和深度交流，将为国内儿童文学带来以预期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副教授）

## ■短评

吴洲星《紫云英合唱团》：

# 在飞扬的歌声中照亮梦想

□肖雯

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而是将叙事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在《紫云英合唱团》中，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感受到作者倾注在儿童身上的爱与理解。故事中的孩子个性特征、家庭背景各有不同，但不论所占篇幅长短，作者都以极大的耐心为每个孩子设置了完整的成长线，带领读者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故事中的儿童大多有着不完整的家庭和晦暗的心事，比如在毛豆的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独立支撑起家庭生计与子女养育的重任；黄小灵因父母重男轻女，讨厌自己作为女孩的性别身份；吉羊“生活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作者巧妙地借由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引出当下农村在城镇化、空心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中贫困加剧、留守儿童增多、重男轻女严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描写这些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磨难对少年们的精神冲击，而是通过师生之间的帮扶相助，让来自山川大地的音乐之声治愈着彼此受伤的心灵。在作者极为松弛的、生活化的叙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温情的时刻：一次充满信任的对话，一碗冒着香气的面条，一首在礼堂中唱给妈妈的歌，这些瞬间都见证着儿童的精神成长。读者也在情感力量的作用下感受着作者的用心，借由音乐孩子们共同感知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收获战胜困难的勇气，这也正是现代教育的意义所在。

正如吴洲星在后记中所言，程小雨这一串联全书的关键人物，不仅有真实的新闻人物作为参考，更是千千万万

个扎根乡村的教育工作者的缩影。面对同学卫娟的质疑，她选择坚守乡村，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教育艺术；她因材施教，看见并关怀着每一个孩子的困境，教会他们如何欣赏并赞美他人的优点。除此之外，在程小雨身上还寄托着作者对于乡村的深切之爱。起初，程小雨认为自己来到龙山小学是受到外婆的影响，但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龙山村淳朴美好的人情人性让孩子们所回馈的爱才真正让程小雨寻找到内心深处的价值所在。作者用纯美的人情“重建”一个值得留下的乡村，也点明了乡村振兴需要先振人心的重大意义。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提倡逐渐成为主旋律，农村的孩子平等地享有美育的权利，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时代命题。因此阅读这本小说，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当故事的结尾，小雨老师教孩子们在乡野中自由地放声歌唱，让我不禁想到了中国古典美育史上的著名时刻：在《论语》中，孔子询问弟子的志向，唯有曾皙说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紫云英合唱团》并不能提供一种乡村美育应当如何的答案，但至少见证着一种“咏而归”的可能，小雨老师就像播下草籽的耕者，而四个小伙伴的背影像极了田野里在春风中摇曳的四朵紫云英，微小的植物们正在乘着音乐之声，在泥土之中破土而出、茁壮生长。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青年教师）

## ■创作谈

1981年，我19岁那年，在鄂南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买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名著《金蔷薇》（李时译），简洁朴素的白色封面上，印着两支金色的蔷薇，“金蔷薇”三个字，是用钢笔书写的漂亮行草。从那时起，这本《金蔷薇》几乎成了我爱不释手、常读常新的“宝书”。虽然这本书后来又出过新的版本，但都没有这一版朴素可爱。如果要选出一本对我的写作影响最深的书，而且只能选一本，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这本《金蔷薇》了。

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括号括起来的小字：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可见，这是作者用散文笔调写的一本关于作家与创作的故事集。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故事，也有一些世界经典作家和诗人，如安徒生、普希金、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盖达尔、布洛克、高尔基等人的创作故事。许多中国作家耳熟能详的《珍贵的尘土》《碑铭》《闪电》《夜行的驿车》《心上的刻痕》，都是这本书里脍炙人口的篇章，虽然很多篇目写的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或作品诞生的过程，但作者凭着高超的想象力和叙事能力，把这些故事写得像精彩的短篇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在我看来，《金蔷薇》是一本文笔活泼、举例生动的“写作教科书”，比读书时上写作课使用的教材要有意思得多。它们有的是意境清新俊逸的散文，有的是情节曲折动人的小说，有的是在探讨诸如灵感、构思、素材、观察与想象、细节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精确性等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经验，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创作谈”。印象中，最后一篇文章很短，题目是《对自己的临别赠言》，其中写道：“第一卷记述作家劳动的札记就止于此了，我清楚地感到，工作只是开始，前面是无边的旷原……这本书的写作，好像在陌生的国土上旅行，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远景和新的道路。它们不知把你引向何方，但却预示着许多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没错，一本好书就应该是这样，能带给人很多“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在写完《金蔷薇》之后，巴乌斯托夫斯基又写出了堪称“姊妹篇”的《面向秋野》，继续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一些生活际遇和创作体会，也讲述了契诃夫、屠格涅夫、普里什文、费定、阿·托尔斯泰、盖达尔、巴别尔、安徒生、席勒等作家和诗人的文学故事。

说到作家们的生活、灵感与创作的秘密，很多作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金蔷薇》里的那篇《珍贵的尘土》。作者在这篇故事里讲到，生活在巴黎的一位老清洁工约翰·沙梅，每天深夜都会用一个小小的筛子，把从一些首饰作坊里收集回来的尘土筛来筛去，筛出那些隐约可见的粉末般的金屑。日积月累，他竟然积攒到了可以铸成一小块金锭的数量。他把这些金屑铸成了一块小小的金锭，用它打成了一颗金蔷薇，送给了一位贫苦的、但对生活仍然抱有美好期待的少女……

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这件事情联想到了作家们的劳动。他说，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都像是金粉的飞扬的微粒，而作家们的工作，就是要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寻觅它们、筛选它们、积攒它们，然后把它们铸成小小的合金，最终锻造出自己的金蔷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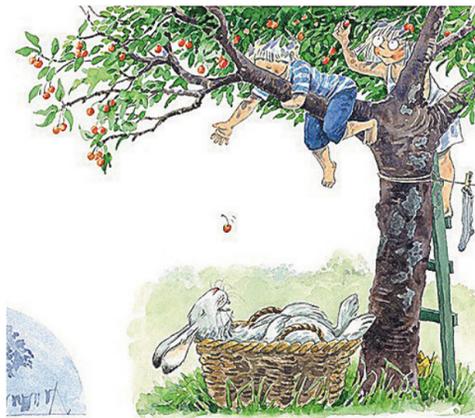
在读到《金蔷薇》的同时，我还读到了艾芜的《文学手册》和贾植芳翻译的《契诃夫手记》。这两本类似“写作课”的书和《金蔷薇》一样，对我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启蒙影响。在我后来的写作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作品”，同时也写下了不少“札记”。这些文学札记，有的是记录阅读别人的作品的感受，有的是对作家同行的创作心理的揣摩与想象，还有的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次创作经历的记录，说是“创作谈”或“创作手记”，皆无不可。这样的文字慢慢积攒了不少。

文心可测亦可鉴，文心雕龙也雕虫。既然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劳动”，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玄虚神秘和高深莫测。我很喜欢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一文里写到的刘半农的“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不过，身为一儿名儿童文学作家，我的心中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冰心老人在《只拣儿童多处行》这篇散文的结尾写到的：“朋友，春天在哪里？当你春游的时候，记住‘只拣儿童多处行’，是永远不会找不到春天的！”

# 「只拣儿童多处行」

□徐鲁

## ■插图欣赏



“小莲游莫奈花园”系列插图，[瑞典]莉娜·安德森 绘，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54期



在长于书写乡土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吴洲星的作品以温婉诗性的语言和宁静如水的叙事而显得别具一格。在新作《紫云英合唱团》中，吴洲星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于乡土的关注，将爱与美的注重视射到乡村音乐教育上来，创造出一个有关梦想的美好故事。

长篇儿童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在《紫云英合唱团》中，作者对于叙事结构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故事并没有采用惯常的单一视点与线性叙事，而是汲取了合唱艺术中的多声部唱法，在叙事中进行时空跳跃，充分调动起毛豆、小雨老师、陈大力、吉羊、黄小灵等一众主人公共同参与故事的讲述中来。吴洲星充分调动文本的叙事活力，铺开了一幅描述乡土日常生活的画卷。

冲淡平和是吴洲星作品的底色，她的作品中很少见到